

WARCRAFT®

LORD OF THE CLANS

氏族之王

[美] 克里斯蒂·戈登著
曾桂娥译

文匯出版社



LORD OF THE CLANS

氏族之王

[美] 克里斯蒂·戈登著
曾桂娥译

“魔兽争霸”系列

王 之 王

作者：(美) 克里斯蒂·戈登 译者：曾桂娥

译者：曾桂娥 封面设计：周小华

出版发行：文匯出版社（上海） 地址：上海福州路725号 邮编：200041

电话：(021) 62411111

印刷：上海文匯印刷厂

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40 1/32 字数：115千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氏族之王/(美)克里斯蒂·戈登著;曾桂娥译. —上海:
文汇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-7-80741-171-0

I. 氏… II. ①戈…②曾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1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0153 号

图字:09-2007-220 号

Lord of the Clans by Christie Golden

Lord of the Clans is a trademark and Warcraft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of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 the U. S. and/or other countries.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Wenhui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cket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 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“魔兽争霸”系列

氏族之王

作者/(美)克里斯蒂·戈登 译者/曾桂娥

责任编辑/周小涓 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装订/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/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/115 千

印张/6.75 印数/1—60000

ISBN 978-7-80741-171-0 定价:16.00 元

楔子

古尔丹一声召唤，他们就赶来了。他们心甘情愿，不，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灵魂献给黑暗。曾经，他们像古尔丹一样是精灵；曾经，他们熟知自然世界，也熟知兽人领地；曾经，他们师从林中之兽、大地之灵、空中飞鸟、水中游鱼。曾经，他们是万物循环中的一份子，不多也不少的一份子。

时光不再。这些从前的萨满祭司和新术士浅尝过拥有权力的滋味，那滋味就像曾经滴在舌尖上的一滴甘蜜，让他们为之陶醉。他们越是急切，奖赏给他们的权力就越大。古尔丹是从他的老师耐奥祖那儿学到这一招的，如今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尽管耐奥祖使兽人雄霸一方，无坚不摧，但是耐奥祖却没有勇气再进一步了。他的子民与生俱来带有一种贵族气质，这反而成了束缚。但是古尔丹没有这种弱点。

兽人将世界上一切可杀之物屠戮殆尽，他们嗜血成性，如今却无物可杀。于是兽人之间开始自相残杀，试图以此消解心中燃烧的兽性和血性。古尔丹率先找到了一个新目标，使兽人白热化的杀戮欲望得以释放。他们将很快闯入一个新世界，那里将充满鲜

美、软弱、毫无戒心的猎物。杀戮欲望会变得更加狂热，野蛮的兽人需要一个议会来引导，而古尔丹将领导这个议会。

他们进来时，他一一点头，小眼睛中燃烧着火焰，将一切尽收眼底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敬呼、拜见他，如同奴隶拜见主人。古尔丹就是主人。

兽人们围坐在桌子四周，他们是部落中最令人畏惧和痛恨的。一些兽人面目狰狞，他们用灵魂，不，比灵魂更多的东西换来对黑暗的领悟。还有些兽人长相略善，四肢健硕，光滑的绿皮紧紧包裹着结实的肌肉。在同黑暗的交易中，他们索要的不过如此。所有的兽人都凶残无比、狡猾恶毒，他们为了获得权力会不惜一切。

但是古尔丹的残忍无人能及。

“今天聚在这里的，”古尔丹开口了，嗓音刺耳，“都是我们部落中最强大的。我们了解权力，我们知道怎样拥有权力、使用权力，怎样获得更多的权力。其他人已经开始对我们中的某个或某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了。他们这个说想要落叶归根，那个说厌倦了屠杀手无寸铁的婴儿。”他绿色的厚嘴唇撇了撇，露出讥诮之色，“兽人软弱时就会这样。”

“但是，大王，”其中的一个兽人说，“我们已经杀光了所有的君奈族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杀？”

古尔丹笑了，咧开厚实的嘴唇，露出巨大的尖牙。“这里没得杀了，”他说，“但是，其他世界多得是。”

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看到他们的赤目中满是贪婪，他很高兴。是的，不错。这将成为兽人世界中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组织，而这个组织的老大，非他古尔丹莫属。

“我们这个议会要让所有兽人唯我们是瞻。”他最后说，“我们

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但是，不能让人知道谁是这里真正的主人，而是要让每个人觉得当他挥舞自己的战斧时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命令，而是纯粹出于他自己的意愿。我们要隐在暗处。我们是影中行者，在暗处才会让我们更强大。我们就是影子议会，我们的力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但是，总有一天，有人会知道。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。

I

在这样的一个夜晚，连动物都觉得冷，杜隆坦想着。他下意识地靠到大白狼利齿身边，挠挠它的白耳勺。利齿舒服地哼唧几声，靠得更紧了。狼和兽人酋长一起看着白雪无声飘扬，看雪花慢慢积在椭圆形的门洞上。杜隆坦的洞穴就在这里。

杜隆坦曾经是霜狼氏族的头领，一度享受过宜人的气候，也一度在阳光下挥舞战斧，阳光在金属上的反光和四处飞溅的红色人血曾让他眯起小眼。一度他与所有兽人亲如一家，而并不仅限于与自己的子民亲近。他们曾经并肩作战，绿色的死亡大潮冲过山坡，卷过人类。他们在篝火旁盛宴，低沉地开怀大笑，讲述鲜血与征服的故事，而孩子们则在渐熄的火堆旁打着小盹儿，幼小的心里满是征战的画面。

但是，现在的霜狼氏族成员所剩无几，他们被驱逐到奥特兰克山脉，蜷缩在冰冷而又陌生的世界里，瑟瑟发抖。在这儿，他们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些大白狼。它们与杜隆坦的手下们骑过的高大威猛的黑狼完全不同，但是，狼毕竟是狼，不管它们的毛色如何。德雷克塔尔的力量和耐心征服了这些白狼，它们与兽人一起捕猎，并且在漫漫雪夜中相互取暖。

洞内深处传来一阵轻柔的鼻息声，杜隆坦动了动。听到这声音，他那由于多年的忧虑与愤慨而紧绷的脸柔和下来——这是他儿子吃奶时发出的声音。儿子尚小，要到法定命名日才能取名字。

利齿仍在看雪，杜隆坦起身缓缓走进洞穴的内室。德拉卡的一只乳房裸露着，儿子刚刚吃完奶，头正靠着另一只乳房。刚才儿子就是因为被移开才叫的。杜隆坦看着他们。德拉卡伸出一根食指，那黑色指甲如刀片般锋利。她将食指深深扎入自己的乳头，然后将儿子的小脑袋放回到自己的乳房下面。她下巴坚毅，美丽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痛楚。现在，儿子吮吮的不光是母亲的乳汁，还有母亲的鲜血。这是正在成长的小勇士——杜隆坦的儿子、霜狼氏族未来的酋长——最适合的食物。

看到这里，杜隆坦顿时涌起对妻子的深深爱意。她的勇气和智慧都能与自己相匹配，她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、完美的儿子。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他不得不做的事情，这个念头如同一块毛毯包裹住他的双肩，暖暖的。他坐下来，深吸一口气。

德拉卡眯起褐色的双眼，抬头看着杜隆坦。她太了解他了。虽然 he 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但他还是不愿意将这一突然决定告诉她。没办法，他必须得说。

“我们现在有孩子了。”杜隆坦低沉的嗓音从宽阔的胸膛响起。

“是的，”德拉卡骄傲地回答，“我们的儿子健康、强壮，将来他的父亲英勇战死沙场后，他会成为霜狼氏族的首长。还很有些年头呢。”

“我对他的未来负有责任，”杜隆坦继续说。

听到这里，德拉卡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杜隆坦身上。在这一刻，在他眼里，她是那么的美丽，他努力把她的容颜深深烙在自己

心间。火光在她绿色的皮肤上跳跃，她那强壮的肌肉在火光下就像一尊轮廓清晰的浮雕，她的长牙在火光中熠熠生辉。她没有插话，只是静静等待下文。

“要是我没有出言反对古尔丹，我们的儿子就能有更多的玩伴跟他一起长大了。”杜隆坦继续说道，“要是我没有反对古尔丹，我们还将继续在部落中身居高位。”

“嗤——”德拉卡张开她那硕大的下巴，对她的丈夫露出长牙，十分不悦地大声说，“那你也不是我要嫁的人了。”儿子受了惊，小脑袋从母亲的乳房挪开，抬头望着自己母亲的脸。白色的乳汁和鲜红的血汁顺着他那已经有些突起的下巴往下淌。“霜狼氏族的酋长杜隆坦不会坐在一旁，眼睁睁地看着子民像人类喂养的小绵羊一样被一个个处死。你有学识，你必须站出来，我的夫君。你终究还是会那样做的，你依然是氏族的酋长。”

杜隆坦觉得她说得对，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古尔丹一点都不在意我们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。”

当他得知影子议会以及古尔丹的计划时，他感到无比震惊、恐惧，当然还有愤怒，想起这一切，他陷入了沉默。他曾经试图说服其他人他们即将面临危险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像爪牙般被利用去毁灭君奈族。杜隆坦现在开始觉得君奈族压根就不需要被灭绝。他们又要穿过黑暗之门，进入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——这不是兽人的决定，不是，这只是影子议会的决定。一切都是为了古尔丹，为了他的一己私欲。不知会有多少兽人为了这虚空的目标而牺牲？

他努力搜索合适的字眼，向妻子表达自己的决定：“我反对了，所以我们就被流放了。所有追随我的人都被流放了。这是个耻辱。”

“那是古尔丹的耻辱，”德拉卡吼道。儿子一时的惧怕已经过去，现在又开始吃奶。“杜隆坦，你的人民还活着，自由地活着。尽管这里环境恶劣，但是我们有霜狼做伴。我们有大量的鲜肉，就算在严冬也不缺食物。火堆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的孩子的遗产的一部分。”

“他们应该得到更多。”杜隆坦说，他的手指了指正在吃奶的儿子，指甲锋利，“他应该得到更多。我们那些还蒙在鼓里的兄弟们应该得到更多。我要替他们争取。”

他站起来，完全站直后的身躯异常高大威猛。他那庞大的影子罩住了妻儿的身影。她垂下头，杜隆坦知道她在自己开口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。但是这些话必须说出来，只有说出来，这些话才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；只有说出来，才会让这些话成为无法背弃的誓言。

“一些人留意到我了，尽管还在怀疑。我要回去寻找这些酋长，我要说服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我，而后他们就能将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。我们不能再做古尔丹的奴隶了，不能动不动就迷茫，不能在我们为了他而战死沙场时他却想都不想我们一下。我，杜隆坦，以霜狼氏族酋长的名义发誓！”

他将头朝后一甩，张开大嘴，露出满嘴的牙齿。他瞪着双眼，大吼一声，声音嘹亮、低沉，充满愤怒。儿子哇哇哭了起来，德拉卡也吓得往后一缩。这是誓言之吼，他知道尽管大雪通常会掩盖声音，但是，他的氏族中的每一个人在今夜都会听到这声吼叫。很快他们就会围拢到自己的洞穴，要求知道誓言吼的内容，然后一起吼叫。

“你不应该单独去，我的夫君，”德拉卡说，她声音柔和，与杜隆

坦振聋发聩的誓之吼截然不同，“我们要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我不同意。”

突然，德拉卡猛地站了起来，这股猛劲连一向熟知妻子的杜隆坦都吓了一跳。当她紧握双拳，举起拳头时，儿子从她腿间滚落。她狂暴地挥舞双拳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杜隆坦感到一阵刺痛，痛得他眯了一下眼睛，鲜血顺着他的脸往下滴。原来她刚才跨步过来，用指甲抓破了他的脸颊。

“我是德拉卡，是科尔卡的女儿、莱金斯的孙女。没有人能阻止我跟随我的丈夫，就算杜隆坦本人也不行！我跟你一起去，陪你左右，哪怕是去死！啐！”她朝他吐了口水。

他把吐在自己脸上的唾沫和血擦掉的时候，心里对这个女性充满热爱。他选她作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，是绝对正确的。整个兽人历史上还有比他更幸运的吗？他认为没有。

如果被古尔丹知道，奥格瑞姆·毁灭之锤和他的氏族都会被驱逐，尽管如此，伟大的兽人主将还是在他的营地上迎接了杜隆坦和他的家人。但是，毁灭之锤看白狼的眼神充满怀疑，白狼也以同样的眼神看着他。只有少数兽人留在毁灭之锤的帐篷里，接着杜隆坦、德卡拉以及他们尚未取名的儿子被带了进来。

毁灭之锤觉得这个夜晚还有点冷。但是当他看到他尊贵的客人脱掉衣服，说天气太热的时候，他笑了。霜狼氏族肯定不习惯这样的“暖和天气”，他想。

他的私人护卫在外面站岗。一块薄板充当了帐篷的门，门是开着的。毁灭之锤看他们挤坐在火堆周围，绿色的巨手凑近跳动的火苗。夜很黑，只有点点星光。杜隆坦挑选了一个好时间来进

行这次秘密夜访。由雄兽、雌兽和幼仔组成的一小队人在这样一个夜晚不太可能被发觉，他们的身份也不太容易被识破。

“我很抱歉让你和你的氏族陷入危险之中，”这是杜隆坦的开场白。

毁灭之锤手一挥，说：“就算死神来了，也会发现我们行为高尚。”他请客人们坐下来，亲手递给自己的老朋友一块刚刚宰下、还在滴血的动物大腿。还是热的。杜隆坦点头接下，一口咬上去，扯下来一大块鲜肉。德拉卡也一样，然后把自己满是鲜血的手指伸向儿子，婴孩立刻急切地吮吸那甜浆。

“这孩子很健康、强壮，”毁灭之锤说。

杜隆坦点点头：“他将成为我的氏族合格的将领。但是我们今天来，并不只是为了听你夸赞我儿子。”

“多年前的你说话要委婉些，”毁灭之锤说道。

“我只希望保护我的氏族，直到古尔丹把我们赶走后我才确定我的怀疑是正确的。”杜隆坦回答道，“他立刻惩罚了我们，这就说明我所知道的没错。听我说，老朋友，然后你自己来判断。”

杜隆坦开始小声地说，以免坐在几米外的火堆处的守卫们听到。杜隆坦告诉毁灭之锤他所知道的一切——与魔王的交易、古尔丹权力的丑恶本质、他们如何阴谋建立影子议会、如何背叛兽人以及兽人可能最终遭受的悲惨结局——他们将被当作诱饵扔给魔军。毁灭之锤听着，强迫自己控制住脸上的表情。但是，在他宽阔的胸膛内，他的心就像他那把著名的挥向肉身的战锤一样，砰砰地搏动。

这是真的吗？听上去像是一个被战争冲昏了头的笨蛋在胡说八道。恶魔、黑暗协定……但是，这是杜隆坦在说。杜隆坦，是所

有酋长中最智慧、最强大、最高尚的人之一。从其他任何一个人嘴里说出这些话,他都会认为是谎言和胡说八道。但是杜隆坦因为这些话被驱逐了,这就使他所说的更加可信。并且在此之前,毁灭之锤曾经以自己的性命为赌注,信任过他很多次。

只有一个结论:杜隆坦告诉他的都是真的。当他的老朋友说完后,毁灭之锤拿起一块肉,咬下一口,慢慢地咀嚼,同时,他的大脑转得飞快,想把刚听到的话理出个头绪。最后,他把肉咽了下去,开口说:

“我相信你,老朋友。我向你保证,我不会支持古尔丹利用我们的计划。我们将与你们共同对付黑暗。”

杜隆坦很感动,他伸出自己的手,与毁灭之锤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“你们在此不宜久留,尽管你们待在这里是我们的荣幸。”毁灭之锤说完站了起来,“我的一个私人护卫将护送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那儿附近有一条小溪,每年的这个时候林子里猎物很多,你们不会挨饿。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,等时机成熟时,你我将肩并肩,一起诛杀大叛徒古尔丹。”

护卫带着他们走出营地,一路上一言不发,走了几英里后来到一片树林。他们到了一块空旷之地,这里很隐蔽,并且绿叶成荫。杜隆坦听到了汩汩水声,他转向德拉卡,说:

“我知道我们可以信任我的老朋友,不久——”

话没说完,杜隆坦愣住了。除了附近溪水的哗哗声,他听到了另外的声音,那是厚重的脚步压断树枝的声音……

他大吼一声,伸手拿战斧。但他连斧柄都还没摸到,刺杀他们

的人就扑了过来。他似乎听到了德拉卡愤怒的狂吼，但是却无法抽身去帮忙。他的眼角看见利齿扑向一个入侵者，将他掀翻在地。

他们来得静悄悄，一点都没有兽人本该具有的骄狂。他们是最低级的暗杀者，如同脚底的蛆虫。尽管这些蛆虫到处都有，尽管他们在这不自然的沉默中嘴巴紧闭，但他们手中的武器却杀招连连。

杜隆坦的左腿挨了一斧子，他倒了下去。他转身，伸手，想要徒手掐死对手。温热的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淌。他怒目向上，看到一张可怕的脸，那张脸上没有一丝善良和诚实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敌人又抡起斧子，杜隆坦用尽身上所有的力气，双手勒住了那个兽人的喉咙，这条蛆虫的斧子掉到地上，脸上总算有了些表情，他正使劲把杜隆坦粗壮有力的手指从自己的脖子上撬开。

短促、尖厉的嚎叫，沉默。利齿倒下了。杜隆坦不用看就知道。他依然能听见妻子咒骂兽人杀手的声音，而后他听到了让他战栗的声音：儿子惊恐的哭声。

他们不能杀了我儿子！这念头给了杜隆坦一股新的力量，尽管腿上好几处伤口依然在流血。他大叫一声，翻身把对手压倒在自己庞大的身躯之下。刺客这时感到了真正的恐惧，在他身下不停地扭动。杜隆坦双手一使劲，感觉脖子在他手掌下扭断。

“不要！”那个背叛了他们的护卫高声喊道，声音里有些人类的恐惧，“不要啊！我跟你们是一起的，他们才是目标——”

杜隆坦抬头，刚好看到一个高大的刺客挥起大刀，那刀几乎比他本人都大。刀锋划出一道平滑、精确的弧线，毁灭之锤的私人护卫一命呜呼。大刀利落地砍过叛徒的脖子，当那个鲜血淋漓的断头滚过他身旁时，他还能看到死去的护卫脸上满是意外和惊骇。

他转身去保护妻子,但是,太迟了。杜隆坦看到的只有德拉卡一动不动的尸体,他悲痛无比,失声大吼。德拉卡几乎被砍成了碎片,身体周围的血水池在一圈一圈地扩大。杀她的兽人这时将注意力转移到杜隆坦身上。

如果是一场公平的战斗,杜隆坦可以一个人对付三个他那样的。但是,他已身受重伤,除了自己的双手外,没有任何武器。他知道自己要死了,无法再抵抗。出于一种本能,他伸出手去抱那个小小的包裹,那是他儿子。

突然鲜血从他右肩喷射出来,他傻傻地看着。由于缺血,他的反应越来越慢。还没来得及反应,他的左臂也被砍了下来,与右臂一起掉在地上,还在抽搐。那些蛆虫夺走了他最后再抱一次自己儿子的机会。

受伤的腿已经支撑不住。杜隆坦向前倒下,他的脸距离儿子的脸只有几英寸。当他看到儿子脸上满是迷惑和恐惧的表情时,这位伟大的勇士的心碎了。

“带走……这个孩子……”他喘着粗气,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还能说话。

那个杀手弯腰凑近,以便杜隆坦能够看到他。他朝杜隆坦的眼睛啐了一口。一时间,杜隆坦害怕他会当着自己的面手刃自己的爱子。

“我们会把他扔在这儿,森林里的野兽会料理他的。”杀手厉声说,“也许它们把你儿子撕成碎片时,你可以亲眼欣赏一下。”

说完他们就不见了,与来时一样悄无声息。杜隆坦眨眨眼睛,血如同河流一样从他的身体内喷涌出来,他觉得有些晕眩和迷茫。他再次努力移动,却动弹不了。他只能用越来越模糊的眼光注视

着自己的儿子，看他的小胸脯随着哭叫而起伏，他的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在空中胡乱挥舞。

德拉卡……我的爱人……我的儿子……非常抱歉，都是我的错……

他的视线逐渐模糊，儿子的样子也渐渐消失。当杜隆坦——霜狼氏族的首长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时，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能早点死去，避免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饥饿的森林野兽活活吃掉的恐怖场景。

“我的天呐，那是什么声音！”二十二岁的塔密斯·福克斯顿听到在森林中如此大的回音时耸了耸鼻子，“中尉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这么大声肯定已经把所有值得捕捉的猎物都吓跑了。”

埃德拉斯·布莱克摩尔中尉朝他的贴身佣人懒懒地笑了笑。

“塔密斯，难道我努力教你那么多，你是什么也没有学会吗？”他拖长了语调，“只要能离开那个该死的城堡，管他能不能带回去晚餐。随便它怎么叫春去吧。”他伸手去拿身后的鞍囊，手里的酒瓶光溜溜、冷冰冰的。

“要猎人杯吗，先生？”尽管布莱克摩尔那样教训塔密斯，塔密斯还算是训练有素。他把挂在自己马鞍上的龙头形状的小杯递给布莱克摩尔。没有平地可放时，猎人杯就是专为此而设计的。布莱克摩尔想了一下，摆手拒绝了 this 提议。

“太麻烦了。”他一手举起瓶子，用牙齿咬掉了软木塞，将瓶嘴举到自己的唇边。

啊，这玩意儿甜滋滋的。一大口酒沿着喉咙流到了肚子里，布莱克摩尔抹了抹下巴，重新盖上木塞，把瓶子放回了鞍囊。他故意

装作没看见塔密斯快速移开的担心的眼神。一个仆人怎么能管他的主人喝多少酒呢？

埃德拉斯·布莱克摩尔晋级很快，因为他在战场上有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能力，总能打败兽人。他的上司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技巧和勇气，布莱克摩尔本来可以告诉他们，他的勇气是不同的酒赐予的，不过他觉得没什么必要说。

他的名声同样给他带来桃花运。当然他俊俏的长相也是个重要因素。他高大英俊，黑发及肩，眼睛灰蓝，还有一小撮整齐的山羊胡子。他就是完美的英雄战士。一些女人离开他的床时，可能有些失望，并且身上通常还会出现一两处青肿，但她们总会明白更多事情。这些对他而言可没什么大不了，想跟他上床的女人还多着呢。

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开始让布莱克摩尔觉得有些不安。“还在叫！”他大声抱怨道。

“可能是受了伤无法动弹的动物，先生。”塔密斯说。

“那我们去看看吧，免得老这样折磨我们。”布莱克摩尔回答。他踢了踢身下的夜歌。这匹阉割过的马毛色光滑，通身黑得如同它的名字一般，并且总是精力过剩。夜歌扬蹄沿着那可怖的声音之源飞跑而去。

夜歌突然停下，让布莱克摩尔这个最精湛的骑手都几乎从它头上摔出去。他嘴里骂骂咧咧的，在马脖子上拧了两下。当他看到让夜歌突然停下的场景后，他立刻安静下来。

“老天保佑！”他身旁骑着灰色小马的塔密斯说，“真是够呛。”

三个兽人和一只白色巨狼躺在森林的地面上。布莱克摩尔觉得它们刚死不久，尽管血已凝结，但还没有尸体腐烂的气味。兽人